

JUN 25 1948

29

目錄

知識與生活

半月間

木耳

翁內開先天不足 津浦中段一片火海  
「反扶日」運動突起 法國在反扶德

貴賓與新希望而俱來  
英美妥協與聖地停火

我對日本問題的看法(特稿)

美國扶日的政策(特稿)

戰後朝鮮問題(特稿)

美國金元與外國選舉(特譯)

從梁啟超到張季鸞(下)

日貨威脅又到香港(香港通訊)

東洋貨捲土重來(廣州通訊)

日貨衝入廈門(廈門通訊)

反美扶日在滬展開端(上海通訊)

反美扶日在滬展開(上海通訊)

王 鐵 王 鐵 汪 鐵 王 鐵  
張 嘯 華 嘯 丘 嘯 李 嘯 司 嘯  
白 馬 白 馬 白 馬 白 馬  
崖 暄 崖 暄 崖 暄 崖 暄  
混 混 夫 吉 陵 虎 士 崖 暄 崖

通訊與文

半月文摘

張奚若教授談司徒雷登的威脅  
全國文教界百八十一人抗議書  
大美晚報斥學生反美

燕京人勳司徒歸來  
駐滬美總領事的演說  
上海學生的抗議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

翁內閣先天不足

難產的行政首任內閣，終於是在六月一月正式公佈了名單，雖經翁首相出全力爭取人材，但所獲得之新閣員僅有副院長顧孟餘，財長王雲五，糧長關吉玉，資委會孫越琦，政委會顧光，其餘皆由舊人蟬聯，所以難怪首都大學教授羣呼之爲「新瓶舊酒」，倪青原說：「最低限度，也應請已在政治上搞糟的人一起下來。否則，苦水井裏是流不出甜水來的。」

但是就這這樣的陣容還是不克實現的。首先副院長顧孟餘堅辭不就，千呼萬喚不出來；白崇禧也不肯就任華中副總；再則民青兩黨迄今猶堅持立委問題不解決，即不參加政府，雖經吳鐵城陳布雷兩氏於九日聯合發表談話，重申三黨合作，然兩黨仍在怏怏作態，甚或有人說兩黨爲了爭官已起了內閣。

就在這樣相繼未完之際，翁首相倉促應命於十一日出席立院報告施政方針，他說：國勢嚴重，舉國咸盼改革，而改革之重點，即在縮短戡亂時間，軍事方面決加強東北，華北，華中軍實力今後如能以兩年戡平匪亂，即爲好成績。此外，財政的辦法是實行徵糧及增加稅收，外交則仍是保持獨立自主之原則云云。末了並聲明：外傳折運華北工廠南下，絕無其事，政府且擬以大批機器建設華北。（立委說這是一當面撒謊。）

翁報告之後，立委爭先發言，羣表不滿，一致指責其施政意見浮泛空洞一無具體辦法，而且一點也不新，甚至有人以手指翁，罵其無能，並大聲吹噓：「如不能替老百姓做一二件事即宜及早引退。」一張滯華說：內閣閣員多爲四朝元老，今天的局面就是這些人造成的，現在反希望要他們來改善現狀，豈非緣木求魚。程天放則謂：三個月內，翁氏如不能實現其施政方針之百分之三十，渠即以老朋友資格，請其辭職以謝天下，賴種更爲咆哮不已，指責了一大頓之後，特別強調立院之同意翁院長組閣，並非佩服翁之才能，乃係體諒總統求賢苦心和顧全大局。這句畫龍點睛的話一旦說了出來，博得全場的掌聲。

這還祇是頭一天的景象，以後還有兩天的質詢，風雲會鬧到什麼程度，誰也不敢預測，據世界日報南京電，蔣總統十三日於電話中告陳布雷，對國民黨立

委在批評翁內閣施政方針時，大放厥詞，深表不滿，並囑即警告賴種與滯華。賴種兩氏是三陣派大將，攻翁最力，賴種則已遠避台灣。

按蔣總統，對黨內派系對立，早已深感不耐，陳立夫之出國，即由於他受責斥。上月二十六日官邸會報中，蔣總統曾當眾表示：「陳立夫負責黨部責任近二十年，到今天實行憲政，須發揮政黨政治力量時，却弄到一場胡塗，深使感觸痛心。大家反對陳立夫，我起初以爲係私人間意見，現在我明白了，實彼自己應付乖謬，彼願出國休息，多考察各國民主實效，於彼實有益處。」（見世界日報南京電）三十日復在官邸宴黨團要員，到陳誠，陳立夫，黃宇人，劉健群等十數人，席間，蔣總統痛言：「黨員必須精誠團結，倘有人不願意要國民黨或反對我，則在此步入憲政時期，結社自由，儘請退出本黨，甚至另行組織反對黨，亦無不可。我對此等人絕不忌恨，並十分諒解。否則大家絕不許在黨內各立門戶，互相抨擊，以致黨內



意志不能集中，力量分散，黨綱掃地。」  
放過立院不表，且說行憲後以首屆監察院亦已於五日揭幕，監院不比立院，會場平靜無波，甚至院長副院長選了幾天也沒有變動，仍是于右任和劉哲。從這點也可窺見今後監院的做爲。

津浦中段一片火海

這半個月內的戰局，在華北，除了長春繼續被圍困外，冀熱邊境的戰事仍在膠着中，國軍已分路增援，遼西由范漢傑部西進，冀北由上官雲相部出古北口直趨承德，察東則由傅作義東攻，有此三路兵力，以承德爲中心的戰局漸趨穩定。  
但是如火如荼的戰事即在津浦中段普遍展開，由

濟南以迄徐州，幾乎半個山東都陷在火海中。匪軍於三十日先後攻陷泰安與肥城，由泰安南北進犯，北面直抵張夏，南面越大汶口而達兗州。同時魯西匪渡河南犯，荷澤，鄆城，定陶，城武，單縣，虞縣等地俱遭攻擊，戰火已直撲臨海路，於是濟南，兗州與徐州這三個大據點都成了兵臨城下的局面。

濟南最緊，市區已落砲彈，美僑與顯官已紛紛撤退，齊魯大學也南遷杭州。王耀武矢誓決心死守，同時登州守將李玉堂也有同樣表示。徐州方面則感傅山劉峙出任華東副總，坐鎮此歷史名城。

徐州管轄着津浦和隴海，兩條命脈，牠是今日南京道華北以及西北的樞紐站，的重要性能說一時無兩，所以隨着津浦中段的火勢熊熊，徐浦段也一度中斷，而圍着牠的戰略要地，如豐，沛，蕭，揚也都受攻，同時蘇北也緊了起來，沐陽已陷，隴軍直趨宿遷與臨寧，看形勢已有包圍徐州模樣。

貴賓與新希望而俱來

繼浦立特來平之後，紐約總主教史塔爾曼也於六日來平觀光，這兩位貴賓自然不是旨在旅行，從他們談話中不難發現一點真正的消息。

蕭立特於飛返南京之後，三十日受翁院長歡宴，蕭除盛讚北平偉大外，並謂曾與傅作義長談，深覺傅對劉共確有辦法，並深得人民信仰，惟力量尚須充實。要保全華北，須各方對傅盡量支援。渠復於一日應蔣總統餞別宴，二日抵滬時曾表示：美國援華必更逐漸增強，盼中國政治經濟努力革新。並認爲劉共軍事宜攻不宜守，盼何部長就職後，中國軍事能有一重大轉變。

史塔爾曼拉三日抵京，當晚將總統歡宴，據京訊，或曾建議總統作遊美之行，遲於六日飛平，曾與傅作義楚溪春兩氏長談，據其隨員發表：「史主教與傅將軍會晤，傅將軍曾向史表示，願其以宗教立場，領導世界天主教友，認清共黨面目，對中國正進行的剿匪運動，作精神上之協助。史則表示：中國人之安全幸福，即爲美國人之安全幸福，欲求美國之安全幸福，必先使中國獲得安全幸福，安全幸福之來臨，則惟賴此次防共政策之成敗。」  
史氏於警晨即飛青島轉東京拜會麥克阿瑟於是敵



# 我對日本問題的看法

王鐵崖講  
蕭森記



十七年前我曾任清華同方部總到先生講日本問題，那時正是「九一八」事變後，而現在又要來討論這問題了，中國曾受過英俄日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日本，我在開着的時候常常愛想這問題，現在對日問題計有三點：第一點在戰爭未結束以前，各國對日政策

那時還差不多，第二點戰爭結束後管理統治的美國二年來一無是處，第三點中國政府對日的態度，我雖不敢批評却深表懷疑，戰後對日處置法有二，一為開羅宣言，二為波斯坦宣言，由這二個宣言中看出聯合國不是要消滅日本，却很正確的要使日本從先用侵略手腕所得土地分別歸還給各原有國家，次則使日本軍國主義消滅不使獨霸世界，三則日本必須聯合國佔領統治，直到日本達到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為止，四則日本軍隊必須縮減，使日本能恢復生產，五則使每個日本人要真的自地自己的權利，使日本成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還有一點按波斯坦規定日本可以維持若干工業，讓他們能負擔領國的消耗。我詳細的研究過這一個問題，覺得他們並沒有錯誤，但不幸的很，戰爭結束後，却只有美國一個國家佔領，因為在戰爭期間美國出的力量很大，中國不過拉了日本的後腿，而蘇聯也只是在日本要投降的時候才宣戰，故造成佔領日本者為美國，實際上麥克阿瑟做了日本的「Commander in Chief」，一九四五年三月長會講即想對麥有所限制，但却沒有一點結果，至今美國佔領已兩年多了，麥克阿瑟究竟做了些什麼呢？可憐的很，在起初倒很好，以後却越來越壞了，現在的日本已恢復到戰前一樣，至有美國扶植下的日本復原，他已有力能重新發展軍國主義。情形又分經濟政治雙方來講。在戰前政治方面，是完全侵略的軍國主義，經濟方面是封建的資本主義。政治上的代表是政客官僚，經濟上是地主財閥而天皇則總其依照開羅波斯坦宣言大成於上。這兩個勢力都必須取消的，美國佔領時亦有此意，所謂「整肅」即將有毛病的人不叫他做官，對於戰犯要裁制，對財閥地主亦想法消滅。但整肅名單本來有一千多人，到整肅委員會後却只餘一百多人了，重要戰犯二十多人現在連一個也沒有處理，輕的放釋再則根本就沒有傳訊，所以打倒軍國主義這一點根本就沒有做到。其次要讓使一個由侵略的軍國主義變到一個民主的政府，對舊的政黨應該消滅的，但美國佔領後的日本政黨却只改了名目，黨綱却照舊是以反共為要旨的，所以要想使他們成功這是沒有希望的。再則經濟方面，依照開

羅宣言，日本的財閥是要打倒的，但日本佔領後，舊的不但未曾除掉，新的却又生出許多。日本的土地政策非常落後，農民的痛苦不在中國農民以下，小地方的地主是很有勢力的，但日本經濟學者却擁護地主，他認為土地分給農民，生產便要減低，所以土地仍歸地主所有，麥克阿瑟所以對日本如此，權最近一位澳大利亞的記者談，麥帥述其理由有三：第一點，他認為日本軍隊被解散了，還不能再侵略各國；第二點，經美二年統治日本已沒有再侵略的野心；第三點，日本有兩派，一為極右的，一為極左的，必須用種種方法扶植右派壓制左派，我看他頭兩條是自欺欺人，第三條却是他內心的實情，他因為反蘇，所以便須要緊強的反蘇條，不管英國或澳洲或中國的反對，他必須把天皇放在那裏，政黨不管是誰，只要反蘇則可。至於經濟方面，消極的扶助財閥地主，他更要日本工業和生活水準提高，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又將提到一九三七年，現在日本對美還是搖頭擺尾，因為他有原子彈，對於中，澳，朝鮮則抱有野心了。

到此不能不講到中國立場，由開始到現在，中國政府對此一盤不響，因為他需要美援，本月廿日蔣總統就臨時發表外交政策有三：第一點，擁護聯合國機構，第二點，國際合作，第三點，中國對日和約態度，不採取報復主義。這話很對，所謂以德報怨是也，但怕的是別人要以怨報德。前幾天華北日報可載稱：「日本政府對蔣總統的政策感到非常感激，日本希望中國和日本有商務上的往來，中國的鐵砂，煤，鹽和其他工業用品可以源源供給日本，而中國則可換用日本生產品。」

再過幾天，又在報上看到中央社會黨電蔣總統消息：謂最近數日內兩國希望對日和會早日召開，但美國無此意，因蔣總統宣佈寬大政策是為使美國知道美國不要怕中國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經濟政策而已，此尚不足，因中國尚未表示在和會中放棄否決權，而在和會仍維持特殊地位。我個人之解釋此意即中國雖已答應美國扶植日之經濟建議，但對美國尚未完全屈服，美國認為是不夠的。

我以上所講的話，我覺得在行憲的今天，不會算過火，我覺得我們站在國民立場，有直接的要求和消極的對立的權利。直接的要求四大強國施行波茨坦宣言，消極的對立的權利。以及任何政治團體為滿足自己的慾望出賣了自己國家的權益。

（本文係王鐵崖教授最近在北平「美國扶植日本問題討論會」之演辭，以上所記未經王先生寓目，如有錯誤，答在記者）





# 戰後朝鮮問題

王鐵崖講  
張顯相記

輔仁大學社會學會，五月二十七日請北大教授王鐵崖先生講戰後朝鮮問題，本文係由朝鮮青年輔大學生張顯相筆記，未經王先生寓目，編者附誌。

在戰後，美國在遠東取得了一個重要的位置，但她對於遠東三國——中國，日本，朝鮮——的政策，却都不得其當。今天我且就朝鮮問題提出研究。

朝鮮本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自甲午中日之戰後，即為日本人所統治，差不多已有六十多年，若從日本真正併吞算起，也有四十多年了。在滿洲邦立場的中國，是希望朝鮮能够獨立，自主，共維遠東和平。在第二次大戰時，大家對戰後朝鮮的獨立，自主，具有極大的信心，這看法是有根據的，因為當戰爭最劇烈的時候，有中美蘇，三國元首的開羅會議，會後發表宣言，明白規定「我三大盟國對於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期間，使朝鮮獨立自由。」在那宣言後之兩年，戰爭還沒有結束以前，又有波茨坦會議，重申開羅宣言之原則，讓朝鮮人民能自由，獨立，在戰時盟國許下了這個諾言，不幸在戰後，情況變得太快了，戰後發生現象的就決定了朝鮮二三年來的局面。那時盟軍以朝鮮北緯三十八度為界，劃分美蘇佔領區，本意是接收日本投降，然這樣一來，竟造成了朝鮮分裂的局面，而始終沒法打破。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會議上，曾討論到朝鮮問題，美蘇取得協議；一，由南北朝鮮美蘇軍司令組織聯合委員會，由這委員會採取適當的步驟而產生朝鮮臨時政府，在這適當步驟之前徵詢朝鮮各民主政黨的意見，在這適當步驟之後，得徵詢四盟國的意見。二，聯合委員會應向朝鮮各民主政黨徵詢意見來決定成立一個自由獨立的政府。在莫斯科會議，大體上是先成立臨時政府，並讓五強共管五年。但也有其不妥當地方，一，朝鮮獨立不是立刻的，而是要經過共管，二，朝鮮的獨立是讓美蘇包辦。不過，如

果能按莫斯科會議做法，我們也很滿意。但是，不幸得很，從莫斯科會議決定後，始終沒有實行，兩國始終不能取得協議來實現美蘇的協定，更不幸是在一九四六年夏天，美蘇聯合委員會也瓦解了。這癥結在於朝鮮有人反對托管，而反對者在朝鮮都是極頑固與極反動的。在蘇聯立場認為反托者是不民主的，不能向其徵詢意見，而美國則堅持不論是否民主政團，均得向其徵詢意見，因之相爭不決，於是去年秋天，美國國務卿提出兩方面公開向世界人士報告，蘇也答應，但以內容之爭執，又沒有結果。因此，美國又將朝鮮問題提到聯合國去解決，朝鮮問題就轉入新的方向，在這以前是由美蘇二國處理，這以後是轉到聯合國去。提到聯合國去，本沒有什麼大錯，實際上也應該如此。但毛病在那里？是自去年夏天，美蘇關係越來越尖銳，因此聯合國的性質也改變了，因為聯合國是美國勢力集團的工具。因此蘇聯拒絕參加朝鮮討論，因之實際上，朝鮮問題，還是美國單獨處理。聯合國在去年十一月以來，採取美國的建議，派出聯大朝鮮委員會監督南韓單獨進行選舉。——我認為這是大錯，因為朝鮮將因此而長期分裂下去。這又使我們追溯到美國在南韓一切都做得很不恰當。北韓我們不太清楚，南韓我們可以很明白的看到：一，美在南韓把一切權利都交到軍人——霍奇——手裏，並且霍奇本身是不了解朝鮮的情形，更重要的是美國的法法是在維持日本統治朝鮮的辦法及機構，初期還用了許多日本人，甚至連警察也是日本人，以後雖然是換了朝鮮人，但都是「有錢的」與「會說英文的」二種人，前者在日本時是親日的，後者是流浪在海外，對國內情形根本不了解，因之充分表現了無能與反動。除政治外，在經濟上，美國在南韓，除

了原則上答應借款與朝鮮外，也沒有什麼。朝鮮的經濟有一個特點：在日本時，財產七十%是集中在日本手中，戰後這部財產仍為美軍佔領，土地問題，土地問題在遠東是很落後的，在美國審奇到了朝鮮後，土地問題始終沒有注意到，因此日本所留卜之殖民地制度及侵略性制度，仍原封不動。美國借款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北韓呢？我們據美國方面的報道可以看得出的，蘇聯的勢力很雄厚。在北韓有二點是美國趕不上：1. 北韓一切對外的，如政治機構以及鄉村組織，都是由人民自己決定的，但是最高的原則是出蘇聯決定。這在南韓是沒有的，南韓一切都由美國包辦，且其經濟上，北韓曾把日本佔有的七十%土地分給農民，重新分配，雖然賦稅很重，然而農民的生活還可以維持過去。而南韓有錢的仍是有錢，窮困的仍是窮困，北韓這局面是變了。

在五月十日南韓選舉以前，四月底的平壤會議，在南韓參加人士有二百多其中流亡中國的金九和在中國的大學裏教過書的金奎植也去參加？這二個人物是相當保守，右派的，是反蘇，反共的。而居然到北韓去，道理是：1. 南韓遠不及北韓，2. 北韓並不如一般想像得那麼走入極端的共產主義道路及投入蘇聯懷抱。因為參加會議以前金九他們曾經提出五項條件，並經北韓方面接受。會議完畢金九等回到南韓還發表要求美蘇同時撤軍，和反對獨選時聲明，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們並不走到極端共產主義的路線。

現在朝鮮的問題，不在於本國人民，朝鮮人民盡有親蘇，反蘇的，但他們有一大前提，都一致堅持朝鮮的獨立自主，這是他們四十幾年來革命的結果，在這大前提下，大家都放棄了彼此的糾紛，（雖然南韓施行選舉，並不值得我們重視，因為這次選舉是不自由，不合理的，而選出的只是親美的李承晚和親日金性珠）美國的政策是分裂的政策，一定是失敗的。現在朝鮮問題是決定於美蘇之關係。現在朝鮮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的辦法，美蘇都有他們的錯誤；美國把朝鮮分裂，而蘇聯也忽視了朝鮮的自主，但蘇聯提出同時撤兵却是最光明的一點。我認爲首先美蘇兩國同時撤兵，同時同各國與南北韓商議，讓朝鮮獨立自由。甲午之戰以前的「朝鮮中立化」的途徑未嘗不可採用。因爲：1. 現在朝鮮情形與甲午戰爭以前相似，只是那是中日兩國的爭執而換了今日的美

蘇爭執，且在朝鮮誰也無力排擠出誰。分裂是不能長期的，在經濟上北部是工業區南部是農業區是不可分裂的。而政治上，每一朝鮮人民却希望統一獨立。分裂既不可能長久，總得覓取解決辦法，我想中立化是可以提出的。如果有人說甲午戰爭以前的辦法，未免太陳腐。但與其共管，不如獨立。說到這裏，照道理，對現勢的朝鮮能發生重大作用的是中國，中國與朝鮮的歷史關係很密切，如果對朝鮮態度是公正不偏的，以中國的力量提出「中立化」，對朝鮮問題的解決，是很有希望的。不幸的，是中國自己國內事件都不能解決，一切只是跟別人走，美國說南韓要實行選舉，中國也說南韓要實行選舉，美國怎麼說，中國也就跟着怎麼說。以前重慶座上客的金九，金奎植，而今又如何呢？如果朝鮮問題，不能得到解決，而成爲混亂局面，美蘇固應第一個負這個責任，而中國也不能辭其咎。只要中國政府與人民和朝鮮人民合作來解決，不然，也許有一天，美國要讓日本人來解決，那麼這個辦法，絕對不是朝鮮人民本身需要的辦法，而對中國的威脅也是很大的。

# 經濟週報

定閱半年爲限，不受漲價影響

學術界的朋友：

長期訂閱「經濟週報」的好處是

它能反映客觀見解提供寶貴資料

給您做學術研究上的參攷

金融工商界的朋友：

長期訂閱「經濟週報」的好處是

它能告訴您市場動態和今後趨勢

給您做業務經營上的參攷

續定特價優待，郵票九五代現

經濟週報社出版

上海江西路762號3樓

# 美國的金元與外國的選舉

華萊士作  
海風譯



假若國際上存在着一種管制自由選舉的陰謀，那末，美國就可能背上「妨害他人」的罪名。過去，在偽裝下，美國干涉了鄰近各國的選舉，因為在那些國家裡，美國各大公司有龐大的投資，門羅主義成爲美國的藉口；當時，大家認爲，如果我們（美國）不保持鄰邦的法律與秩序，英國或法國就可能「代」我們作這件事，而這是違反門羅主義的。

就在一九四七年這一年內，美國已大舉干涉了歐洲各國的政府，今天杜魯門主義代替了門羅主義，它已成爲國現政府外交政策的一指南。

經過國務院與總統宣言的「修正」後，現在的杜魯門主義與歐洲復原計劃爲了這麼一個東西：「美國將盡其所能，以防止共產黨滲入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政府，即令他們（共產黨）的加入係民選的結果」，貸款，威嚇和賄賂都被用作武器，以影響各國的選舉，實際上的問題是：現在所用的這些手段，究竟是否能實地影響一個暗中舉行而計算得相當正確的選舉？美國在「道德」這方面，已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對世界有所影響了，人們發覺，我們的代表們老是和那些黑市生意者，頹廢的貴族們，反閃族者，獨佔者以及那些被認爲是人民的剝削者之類的人物相周旋。

美國竟把她自己的「威望」，這樣冒險地置在四月十八日的意大利大選上，這是她從未做過的事，居然有人向意大利的人民說：「假若你們聽話，乖乖地依美國的需要來投票，你

們不懂可以得馬歇爾計劃內的金元和物資，而且還可以得大批船隻，底里雅斯特港和從前的意屬非洲殖民地也都可重獲，如果你們不聽話，美國就會予以軍事干涉。」意大利人相信，美國在錫雷萊卡（Cyrenaica）的空军基地業已完工；同時，他們更相信，意政府已準備將若干海軍根據地供美國海軍使用。

太奇怪了，竟有人煞有介事地這麼說：「爲了要抵制蘇聯的「侵略」，美國「必需」干涉意大利。」這不僅使人驚奇，而且還令人害怕，因爲意大利的選舉已被人用作在國內施行普遍軍事訓練及恢復徵兵制的口實。顯然，意大利選舉的結局，但可能被用來解釋爲什麼美國要驅軍直入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如果一旦喀斯貝里垮台了。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能引起這些壞事（美國的干涉等）「爆發」的所謂「蘇維埃侵略」究竟是什麼回事？實際上，這祇是陶格利里亞梯（Togliatti），南尼（Nenni）以及若干很小的集團的大聯合，他們的計劃是要將那舉事實上早已過期的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改革帶到意大利，在工業和農業方面，除西班牙和葡萄牙外，西歐國家方面中最落後的恐怕要算意大利了；尤其是意大利南部，簡直就不知道土地改革是甚麼回事，意大利境內若干地區之落後，幾乎與革命前的俄羅斯差不多。

大戰剛結束後，參加一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Italian Committee of national Liberation）的各黨，立即同意通過了土地改革和基本工業逐漸收歸國有的計劃；然而，始終沒有看見他們有過將這一紙計劃付諸實行的任何具體表現，從第二次大戰起一直到今天，每一

弱的意政府皆爲右翼所把持，去秋我會到過意大利，我發覺，在那裏，貧富間距離之遠，除秘魯和智利外，恐怕再也沒有別個國家能與她差堪一比。

像許多拉丁國家一樣，意大利一直就是做黑市生意者的天堂，在那裏，根本就沒有物價管制和食物配給，金融改革幾等於零。他們從來真正計劃過如何去抽黑市職業者以及前附逆者的財富稅。記得去年秋天，我們剛一到羅馬，就有一位美國人給我們介紹了一位朋友，據說，如欲將金元折換里拉，便可找他。原來這位朋友過去是被囚在美國的戰俘之一，他經營黑市生意，每天可收入一百五十塊錢。那位美國人告訴我，他很「保守」。

不用說，意大利吃了許多通貨膨脹的苦頭。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在意大利見到的赤貧狀態——飢餓，疾病，污穢的食物和可怕的失業，富人們像過去那樣過着好日子，反正他們可以從黑市買到各色各樣的消費品，一般做工的和靠薪水吃飯的人却挨近了飢餓的邊緣，意大利的人民眼巴巴地望着美國的物資落入富人手中，而自己却沒有份，他們親眼看見美國的大商店怎樣湧進了意大利，他們也親眼看見自己的政府怎樣給這些商店以特權。

我不相信美國人民會贊成美國政府在意大利的作爲，我們（美國人民）不相信賄賂和恐嚇；我們也不以爲美國政府應該以這種手段，將美國過去的光榮的威望這樣冒險地擱在一個極易得到「回馬槍」的選舉上。而這一「回馬槍」很可能將我們「殺」入更壞的情況中。我仍然這樣說：「杜魯門主義在替共產主義作宣傳，他賣的是「共產精神」而不是一「美國精神」。」（譯自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號新共和週刊）



# 從梁啓超到張季鸞

(下)

張嘯虎

(主題：中國政論新聞學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 古樹的花朶



詩人臧克家在歌讀着一位抗日英雄范樂先將軍時說：

「他是一顆古樹，在大時代的氣流裏，開出了鮮紅的花朶。」

同樣，張季鸞先生也有如一顆開花的古樹。它植根於冷峻無常燥濕不定的國土上，向陽含笑，迎風招展，以挺然不拔的枝幹，撐起了滿天的正氣。在其刻劃分明的年輪上，深印着飽經風霜雨雪的皺痕，顯露了自身痛苦的經歷與艱難磨煉的成就，也足以看出一位政論家是如何蹈蹈獨行於如此盤根錯節的時代道路上。古樹花開，光輝四照，坐在今日大公報「綠葉成陰子滿枝」的摩天大樹下，怎能不令人想起十年二十年前一位白髮老人的殷勤灌溉？「季鸞先生是一位充滿仁愛的長者，也是剛正不阿的硬漢，同時又是才情橫溢風流洒脱的名士。在事業上和國家觀念上，他是個大義凜然一絲不苟的鬥士，但在日常生活和團體生活方面，他是一個只知有人絕不自私的完人。」（費彝民：憶季鸞先生）。我覺得張氏在報業史上的地位，尚不僅在其是一位「態度謹嚴，匠心獨出」的好主筆，而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是作為一個「言寡尤，行寡悔」的志誠君子，慎始慎終，振頑起懦，樹立了新聞記者職業神聖的優良楷模。

有如冬天的太陽一樣，張氏帶給人間的是一份淒涼的溫暖。北伐以後，國民黨收拾了割據殘破的局面，國體漸具規模，民生稍現安定。但在一黨訓政之下，統治的威權與技術則日見擴張而精明，所加於民間報紙的壓力亦愈沉重。此時的大公報除了在對日本問題上能放胆說幾句話外，其在內政方面則大多吞吞吐吐含糊，挑剔枝節，拱手無爲而已對輿論本身方面，張氏遂有這種消極的看法：「夫報紙者表現輿論之工具也，其本身不得爲輿論。敢望全國之政論家，教育家，各種科學之專門

家，及各種生產之專業家，凡所欲言，可在本報言之，其互辯者，在本報辯之。凡在法律所許之範圍內，同人願忠實介紹，聽國民爲最後之批判。期以五十年，中國將能形成真正之輿論。」用心之意是值得同情與尊重的，但希望是這樣渺茫，對自身的期許與信心是這樣蕭條而微薄，由此可以看出梁張二氏恰恰相反的兩種人格典型。雖然，梁氏筆力濃如酒，張氏則沖淡如一杯白開水，酒雖過癮，却非大眾所消受得了，但白開水則是人人所需要的。其言大公報之立場曰：「本報將使其事業永爲中國公民之獨立言論機關，忠於民國。」盡其職份。同人等尊重中華民國開國者孫中山先生之教訓，而不隸藉政黨。除服從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報經濟獨立，專賴合法營業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廳或私人之津貼補助，同人等不兼任政治上之職。本報言論，不作交易，亦不挾成見，在法令所許範圍內，力務公正。」字裏行間，即可看出其懷有一種避重就輕，欲言又止的苦衷。而態度的平允通達，說話的含蓄委婉，用字的玲瓏精巧，標題的謹嚴穩重，處處可以看出當時處境的艱難，也由此可見一位賦性和平的中年紳士，是如何苦心孤詣地在求取其一息言論的生存。九一八以後，張氏的筆鋒便開始轉向抗戰救國的大題目上來了，久經滄桑的政論家此時已開始找到了他安全的「Safe Area」。他對政府抗議：「宜先使全國愛時愛國之人，自由言其所欲言，而知其所欲知，而後政府當局之精神易於貫徹全國，民族團結之基礎在此，報界本身之關係，則問題之小焉者也。報紙地位宜爲一切人之喉舌，官民各方，熟有寬抑，皆得自由表現於報紙，能如此則人心翕然矣。」此後一直到三十年九月逝世爲止，張氏尚能站在本位上有所表白。展讀此一階級的大公報社評，使我不禁油然地想起在大漠的風沙中蹣跚一串駱駝的寂寞的脚步。

好人是寂寞的，但作爲一個政論家怎能自甘於寂寞呢？二十年訓政的結果，言論界奄奄無生氣古樹的花架，難道只能點綴時勢和粉飾太平嗎？對於張氏過於「躬自厚而薄資於人」的道德修養是很值得我們考慮的。其論言論自由有曰：「自由之另一面爲責任。無責任觀念之言論，不能得自由。夫自由云者，最淺顯釋之，爲不受干涉，其表現爲隨意發表，是則責任問題重且大矣。言論界人自身時須作爲負責國家實際責任看，倘我爲全軍統帥，爲外交當局，則我應如何主張，應作何打算，此即所謂責任觀念是也。夫意見當然不能人人一致，然態度一致，一致者何？誠意是也。爲盡研究之功，諳利害得失之數，發爲誠心爲國之言論，而政府尤干涉及壓迫之，此政府之罪。是以吾人以爲言論自由問題之解決，首視言論界本身之努力如何。要公，要誠，要勇！而前提尤須熟籌國家利害，研究問題得失。」抗戰而後，張氏之言曰：「新聞記者本爲自由職業之一，今日亦然，而意義有異。概自敵寇入侵，國危民屨，成敗與亡，匹夫有責，今日抗戰建國之大義，即在犧牲個人之一切自由甚至生命，以爭取國家民族之自由平等。吾僑報人，爲社會之木鐸，任民衆之先鋒，更應絕對以國家民族之利益，生命且不應自私，何況其他？是以嚴格言之，戰時之中國報人，皆爲國家之戰時宣傳工作人員，已非復承平時自由職業者之比矣。」在這種意義之下的政論，可謂已罕息得頻臨死亡之境。忠厚長者如張氏，處處只爲政府着想，頗有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之譏。甚且言：「國府當局自北伐與師迄今，爲時四年，其間多在軍事時期。夫戰爭，危事也，在存亡呼吸之間，一切政論，皆需備置，先顧軍事利益，是以當局過去之新聞政策，以常理言，固不合，以環境言，則亦有不可概加責備者在。」讚賞既非所敢，要求又屬無望，張氏失望之餘，而有善意的規勸：一，宣傳過於統一嚴整之結果，人民神經久而麻木，反使宣傳失效。二，全國言論界單調化，平凡化，根本上使人民尖銳報之興味，最後是使報紙失其信用。凡此所舉，莫不是應付時勢，遷就政府，形成一種委曲求全的平凡面目。時屆嚴冬，風雪載途，古樹在夜的曠野中顛抖了。

以政論新聞學的技术言，張氏似有「但聞風氣不爲師」的意味；而以政論新聞學家的人格言，則張氏做國民政府「肝腦塗地」的諍臣是

有餘，作全國人民「鞠躬盡瘁」的忠臣則尚不足。張氏雖一生未做過官，但往往爲官呵護，因而不免無意中失却其民間報紙的立場，實可惋惜。其論及人民與政府的關係時，以爲多難之國，其人民往往怯懦而狡猾，中國近代即如是。而近代中國人民最普通之政治觀，爲罵政府，若曰人民一切不幸，皆政府之不良致之也。充此種政治觀之結果，無論何時，將永不能有良政府之出現！其理由有兩方面：人民不努力推倒惡政府，不時時鞭撻督責其現存之政府，則固有之不良政府既不倒，且任何時代之政府無從良。此其一。縱有良政府或可良之政府然人民不擁護其政策，贊助其實行，則雖良政府或可良之政府，將不能維持其存在；即存在，亦不能表現其爲良。此其二。蓋過去政府不能表現其有「良」之決心，亦乏實現其有「良」之勢力。然當局墮落，猶可驅而去之，獨人民長時消極，則建設前途之障礙大矣。因此，欲使政府成爲人民的政府，必須人民努力加以鞭撻督責，以固其「心」，同時擁護贊助其須在政策之實行，以增其力」。是以人民除責政府外，應自責；除罵政府外，應自思。因此：「吾僑報人，本此職責，勤求知識，鑽研真相，宣揚正確民意，判斷實際是非，庶幾足以使中樞國策，樹大信於民間，社會實情，得上達於政府。政府彰雷霆萬鈞之決心，輿論爲更誠坦白之檢討，言論指導，原只限於方針，新聞限制，宜不出乎機密。所願政府動員全國報人，予以便利，加以保障，普遍調查，據實討論，庶幾喚起民衆熱情，發掘庶政積弊，此正所以振紀綱而固國本之道也，而同人効力本業効忠國家之道，要亦不外乎此矣。」我覺得張氏對國家與政府之間未曾獲得明確的分野，所言勸忠國家，往往在實質上只是勸忠國民黨政府。其後對記者於處理問題與實踐職務時的基本態度，則主張要做到無我與無私。發表主張，是爲主張而主張，不能夾雜有自己的名譽心與利害心，且力避自己的好惡愛憎。其次，「澈底的無私，難矣。所以最要努力是使動機無私。報人立言，焉得無錯？只要動機無私，就可以站得住。」這可作爲當代報人的座右銘。

胡政之氏曾言：「季鸞是一位新聞記者，中國的新聞事業尙在文人論政的階段，季鸞就是一個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讀今日者重

讀其文，將處處接觸到他的人格與熱情，也必將時時體認到這一段時代的歷史。季鸞已逝，其文尚存，國族永生，亟待進步。國人讀季鸞之文，倘能識念其一貫的憂時謀國之深情，進而體會其愛人濟世的用心，則本文不傳而傳，季鸞雖死不死！我們就以這一位具有「三十年交情，同舟風雨」底知己之言，作為張氏蓋棺的結語吧。

### 深情的時代在招手

大江東去，憂患滔滔，梁張二氏是與時代以俱逝了。具有歷史地位的人物，好處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壞處則當歸罪於其整個時代的錯誤。我們不必苛求古人，他們已經盡完了他們應盡的責任。德國狂飈時代的大家席勒氏言：「我會經用最溫熱的情感去擁抱整個的世界，最後發現我懷中只有一個冷清清的冰塊！我把我的身體壓進衣櫥，把我的意志束縛在法律中間，我最討厭這個墨水沾污了的世紀！」對於過去五十年的時間，我們也為梁張二氏作同樣沉痛的慨嘆。但接着而來的是一個新的時代，和許多新的人物們，只要努力自新，邁步向前，時代絕不會辜負他們的，正如他們亦不願辜負這大好的時代一樣。從一八九四年到一九四〇年，時間不算太長，梁張二氏已披荆斬棘地走完一段艱難的道路，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艱難而光明的道路正展開在前面。

新的時代底新的政論學在原則上，我們可以引用「觀察」創刊號編者「我們的志趣和態度」一文中所言：「我們這個刊物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意見無論在性質上是消極的批評或積極的建議，其動機則無不出於至誠。這個刊物確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決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我們對於政府，執政黨，反對黨，都作毫無偏袒的評論，我們對於他們有所評論，僅僅因為他們在國家的公共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我們對於政治都是感覺興趣的。但是我們所感覺興趣的政治，祇是衆人之事——國家的進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權勢。我們對於政治感覺興趣的方式，祇是公開的陳述和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政治上的看法，見仁見智，容各不同，但我們的態度是公平的，獨立的，建設的，客觀的。」於是，接着便揭舉其放言論事的基本立場。一，民主：「我們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數人利益的集團獨斷國是，漠視

民意。國家政策必須容許人民討論，政府進退必很由人民決定，而一切施政必須對人民負責。民主的政府必須以人民的最大福利為目的；保障人民的生活，增進人民的幸福。」二，自由：「政府應該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為維護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應該使人民的身體的，智識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優性的發展，以增加國家社會的福利，而自由即為達到此種優性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條件。沒有自由的人民是沒有人格的人民，沒有自由的社會必是一個奴役的社會。」三，進步：「不跟着世界大勢前進的國家必將遭受自然的淘汰。我們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業化。我們要求在政治，經濟，教育，社會，軍事各方面的全盤現代化，我們希望人人都有現代化的頭腦。我們反對一切停滯不前，故步自封，甚至大開倒車。停頓，落後，退步，都是自殺。我們要求中國在各方面都能日新又新，齊着世界主流，邁步前進。四，理性：「人類最可寶貴的素質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標亦在發揮人類的理性。沒有理性，社會不能安定，文化不能進步。祇有發揮理性，社會始分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們需要一個有是非公道的社會，我們要求各種糾紛衝突都能運用理性來解決。」上引四端，可謂是當代思潮的主流。是歷史所付予人類的任務，是人民所要求政府的條件，也是政論家所當用以自許者。經梁啓超到張季鸞，是一條從革命到抗戰的道路，其間有多少壯士的鮮血，多少主筆的墨水。時至今日，光明在爾，艱苦彌增，政論家的大筆寫在新時代的封面上就是這八個字：民主、自由、進步，理性！

如上所述的言論的四點基本立場而外，今日政論家是再沒有別的立場的，而最主要的是沒有任何黨派的立場。黨報黨刊的言論要亦不外乎政治，但其挾持黨見以攻打敵黨，何其所好以自拉自捧者，謂之為宣傳品可之不得稱為政論。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Carl W. Aakerman 氏與 E. H. Carr 教授曾言：「智識界擁有無數的角色來充任輿論的領導者。但要領導輿論，就必得常與輿論保持接觸。智識份子政治思想一旦脫離了人民大眾用政治思想時，這種政治思想便沒有益處！」同樣，政論家若有某種黨派的背景，則其言論就得先打折扣，甚且毫無價值可言。面對今日中國黨化新聞的天下，言論早已失其獨立的尊嚴，人民對彼輩

亦早已深惡而痛絕之。故政論家消極的條件之一，是要沒有黨籍，也不屬於任何特殊集團。此其一。無論是教育程度或智識修養上，今日一般讀者的了解能力已遠勝過去的啟蒙時期，其所要求於一個政論刊物的也不止於幾篇指摘時病痛快淋漓的評論與消極性破壞性的批判，而尤其重要的是希望能獲得現代知識的灌輸與積極建設性的深刻見解。故政論文字應該是建立在高度的學術水準上，而政論家必定是學有素養造詣甚深的學者教授。通才的記者能否勝任政論家，則視其能否不斷努力充實自己的學識，與能否集中精力在一個特定部門的研究上。此梁氏的博學多才，處當日民智閉塞時，尚有龍雜淺薄之譏，何況今日？梁氏自認是「吾學病愛博」（顯其女兒日記）。又自認：學問慾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複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及移於他業，則又拋棄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棄，故入焉而不深。故其所述者，多模糊籠統之談，甚至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清代學術概論）。這是一個坦白的自述，尤足以說明今日的政論家實非專才不足以勝任愉快。政治是一門包含甚大，牽涉甚廣的科學，現實的政治事件尤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概。政治既是衆人之事，其間範是不限於政治而已。故各種部門均需要各種部門的評論，也就是說各種部門均需要各種部門的政論家。由於政論本質的學術化，即所以促成政論家的專門化。此其二。中國過去是「文人論政」的階級，讀者亦多限於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今後是一個羣衆的時代，平民對政治的興趣與關懷將更濃厚，所以我們要求政論刊物在文字上來一個大衆化運動。內容的表現上要做到深入浅出，技巧的運用上要做到鑑空衡平，務使雅俗共賞，普及民間。一方面接受過去古典文學上語錄體報章文字的寶貴遺產，去舊生新；另一方面則當提取語言中的精華，通俗而不庸俗，高級而不低級，以鍛鍊成一種新的政論文字作為普遍運用與普遍接受的優良工具此其三。政論本身應即是一個崇高遠大的目標，而非任何手段與進身的階梯。且政論文字的表現又以報紙雜誌為其工具，此種工具的建立，必有物質的條件，故言論中實含有大量的資本因素。（參閱時與文二卷十七期拙作：言論與資本）。相傳 Bogarria Franklin 氏年輕時，自倫敦回

其故鄉 Philadelphia 辦報，其言論為當地士紳權貴所不滿，羣施以經濟上的壓力。佛氏遂於某日東邀彼輩赴宴，彼輩私衷甚喜，以為佛氏業已屈服，屆時乘興而往，則見桌上空空如也，僅有一缸稀飯與一桶冷水而已，羣共驚異，相顧失色。當時此種稀飯稱之曰：「Sawdust Pudding」只有最窮的人才吃。佛氏每人分送一碗，自己則盛一大盤吃來津津有味，來客手足無措，無法下嚥。佛氏吃完後，似鎮靜自得的態度發表談話：「My friends, any one who can live on "Sawdust Pudding" and cold water as I am, does not need much help from others。」在今日物質艱困的情形下，積極方面應使其報紙刊物獲得經濟上的獨立，不枝不求；消極方面則政論家當具有佛氏此種刻苦的精神與不顧一切的毅力。此其四。

這時代誠如 Charles Dickens 氏在其小說 A Tale of Two Cities 的篇幅首中所描寫的，是最好的時代，是最壞的時代。顯現了智慧也充斥了昏潰。一面是光明，一面是黑暗。有信心底輝煌的光彩，也有懷疑底黯淡的顏色。一面是日麗風和饒有三春的生機，一面是雨雪霏霏充滿嚴冬淒慘的景象。我們有着一切在前面，我們的前面又是如此一團漆黑。我們將走向天空，但地獄的閘門也已豁然地打開着。這正是政論家運轉其筆鋒的時候了，形勢在等待着人去完成。換言之，歷史的必定性已經指出了時代的道路，誰能很幸運地去獲取歷史的偶然性，誰就是今天的人物。誰能依照着必然性的意志去創造偶然性的面目，明天的歷史上就得寫着誰的名字。十九世紀丹麥作家 Soren Kierkegaard 氏有曰：「一個有深情的時代，是勇猛精進，有盛有衰，有樹立，有壓迫。但是一個考慮的，沒有深情的時代却正相反；牠窒息，阻止，牠平均一切！若是反抗的最高度像是一座火山的爆發，甚至人們都聽不到自己的語聲。那麼「平均」在牠的最高度，就像是死的寂靜。人們能聽到自己的呼聲，什麼也不能興起，一切都無力地往這死的寂靜裏消沉下去。」經鴉片戰爭以至未來五十年的中國，歷史已注定其翻天覆地的偉大命運，偉大的命運等待着偉大的人物去創造，去開闢，去完成！一個深情的時代正在招手，新的人物們勇敢地迎上前去吧！

（附註：本文所引梁張二氏語，均見飲水室文集與季鸞文存，為節省字數故，不另註明出處。）

# 日禍威脅又到香港

丘陵

(香港通訊)

## 一、反對不了



記得一位英國的政治家這樣說過：

「對擊敗希特勒的根本看法的不同，就在英美帝國主義所關心的都是除去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者，保持它們對世界的統治地位……」

現在這個被盟國擊敗的日本，在美國的培植之下，日本的工業，要在以「生活水準」代替「生產水準」的掩飾下，恢復一九三零——三四年間的水準，使日本的工業，重新抬頭。這已經不是計劃，而是一個可怕的事實了。日貨大減價銷，首先遭殃的是中國，其次是東南亞，過去二十年中連東歷史的教訓，又重演於眼前了。所不同的，就是日本獨佔財閥集團背後，又多了一個垣街財閥。

對「日本復興」的問題，取樂觀看法的，

中國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胡適，一個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觀察處的秘書先生——劉子健。

費孝通教授致有觀察者駁斥劉子健的觀點是「不健康的」。上海有幾家計誌著論反對美國完全丟開了「儘早完成和約的努力」，而明目張胆的自行復與日本工業的政策，把日本改

變成美國資本的「分廠」。一張中國人在上海所辦的英文報紙——大陸報，三月二十六日以「東方的危機」為題表示反對。大公報曾一連發表過「日本將重起」一類的社論，表明「我們反對美國復興日本經濟政策」，「日本紡織必有限制」的主張。全國工業家，商會，教授，學生，甚至政府的官員，普遍的指責過政府恢復對日本貿易的決定。

這許許多多的反對，並沒有反對得了！日本貨，已源源而來了。

## 二、捲土重來

因為「可口可樂」的老闆，把他鉅大的利潤，支持了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所以有一些愛國主義者，自動的不飲「可口可樂」了。但總是少數中的少數，決沒有像看到只是四年不見的日貨那樣，會立刻引起普遍的憤怒，馬上敏感到有「日禍」再來的威脅了。

近月來在香港，暹羅，馬來亞，荷印等市場，「不斷日貨滾滾來」的情形，的確使我們吃驚了！因為它已經開始搶奪香港工業品的市場，打擊了香港對南洋各地的貿易。

香港工業，全部是輕工業，以布匹，棉織品，五金製成品，罐頭食品，搪瓷，火柴等為

主要出口品，其次，香港工業品在戰後已消失了中國市場，現在剩下的銷場僅有菲律賓，暹羅，馬來亞，荷印，印度，非洲，西印度等幾個小國和殖民地。其次，香港貨的成本，因為工人生活程度高，工資就無法使成本減輕，與日貨作極強的競爭。再加上戰爭之餘，尚未復元，南洋地區廣大人民都陷於極度窮困中，購買力異常低落，便宜的日貨，就易受歡迎了。

據日本政府計劃，紡織品的輸出，將佔全出口的百分之五十五，以目前首先衝到各地市場的貨物看來，也是以布疋，生絲，五金製造品，瓷器，搪瓷，樹膠製成品，火柴為主，凡是香港的工業品，日本都有，而且都可有大量的輸出。其次，日貨的銷場，根據日本的出口計劃，其對象除了美國和中國佔有百分之五十二（恐怕中國佔大多數）之外，其餘百分之四十八，將以荷印，香港，馬來亞，暹羅為目標。這正是香港工業所依賴的市場。其三，便江便給予中國及香港工業嚴重打擊，舉一些事實在下面：

三十六吋每疋三十至三十五磅的布疋，來價每碼在四元（港幣）以下，比較上海，廣州及本港布廠所出的花布價錢低得很多。

瓷磚，港產的每方碼價由二十六元至四十元，普通者三十元，而日貨價錢僅為二十六元，六×六吋的過火磚，港貨每方碼價四十元，同樣的日貨僅售二十六元。戰後，中國瓷器在海外的市場大有起色，現在，大批日本貨瓷器湧來，價錢低廉，比中國瓷器低百分之四十，九吋藍邊瓷盤，每打只售八元，十二吋每打

售九元，它直接打擊了中國瓷器在香港的市場。

香港火柴在星洲的市價為二十二元一籃，比日貨貴了百分之四十元。使香港的火柴廠受到嚴重的損失。

據港出入口署公佈，三月份日本輸入本港的貨品為二百七十九萬餘元，其中以布疋佔一百三十二萬餘元。目前還是一個開始，不斷滾滾來的日貨，還在後頭，香港的中國人為其傾銷的對象外，恐怕要以香港為基地，續向華南傾銷了，最近政府命令海關禁止工廠運港，據說並非出於政府的經濟政策上的考慮，而是有碍日本紡織業的在華南及南洋的發展。

香港工業的資本，大部份是中國人的，日貨傾銷的打擊，打在誰的頭上，不是很明顯了嗎？

### 三，成了孤兒

香港有一百六十萬中國人，但是，並不因為人頭衆多就能為英國人所重視。說句洩氣話，政府向港督所辦的交涉，祇是在外交禮節上表示一種禮貌而已，比如大總統就職日期，港府可以概允定為「公眾假期」，但九龍城事件，徐耀莊引渡案，就並不對中國「禮貌」了。中國人在香港，有「孤兒」之感，也就在此了。

中華廠商聯合會因日貨已侵入市場，感到嚴重，發起反對日貨輸港運動，五月二日致電英廷作「香港廠商，創痛猶新，危懼倍切，存亡所繫」的呼籲，促採對策，另懇飭英駐日管

委會委員聯同各盟國代表速謀制止。這種「孤兒」式的呼籲，能否有結果，港府工商供應署署長麥伯惠氏在五月四日的談話中，已作了悲觀的答復：

「對於這個問題，他個人很同情，同時他證明盟國確已決定香港購買日本棉織品，半數可以美元結賬，半數可以金磅結賬，但站在英國的立場，他說對廠商的幫助不會很多。」對於市場競爭問題，他的意見是：「希望香港廠商自身要加強努力，從積極方面去與日貨爭取市場，如擴充新式機器，改良出品」。

日貨傾銷問題，不是香港廠商受到威脅的問題，是中國工業受到打擊的嚴重事態，是中國人的問題了，應由中國人自己求解決之道。也是中國人起來關心這件事的時候了。

## 東洋貨捲土重來

吉小李

(訊通州廣)

日本自投降以來，在美國的努力培植之下，這個戰敗的東方侵略者，又在邁向復興的道路了。

日本侵略勢力的故態復萌，一方面在美國的縱容，但中國政府的隨聲附和，也要負相當的責任。

近來日輪直接駛向我國，私貨大量傾銷，從未聽見政府提出異議或警告，中國又已變成了日本私貨的市場。不久之前廈門海關緝私艇，在惠安巢武海面，緝獲了一艘走私日輪，該輪的名字是「東北丸」，載重五十餘噸，

裝的貨物有鮑魚，海參，文具等物四十八件，這不過是數十百個走私事件之一例，走私日輪是很少被緝獲的。

日貨的市場，當然不只是中國，它老早已在香港南洋一帶大量的傾銷了。遠的不去談，單就近月來日貨在香港及南洋各市場瘋狂傾銷的情形，已够使我們吃驚不小，同時它已開始對香港工業市場進行搶奪，打擊着香港對南洋各地的貿易，這情形使香港工商業者密切的注意起來了。

在日本私人貿易未開放以前，日本與香港就已存在着貿易關係，但那只是香港政府與日本之間的貿易，所以在當時日本的輕工業品還沒有大量的侵入香港市場，可是今年以來，日本輕工業品就源源不絕的向香港市場傾銷了。因為在公開貿易與進行走私的兩種情形下，日貨在香港市場就更加猖獗起來了。

傾銷到香港的日貨，除了大量的廉價絨絨品外，近來日本墨油已被香港的印刷廠使用着了。日本墨油價格比歐美要來得便利些，如快乾墨油，歐美貨每磅市價六圓，日貨每基羅（約二磅）僅六圓二毛，就可買得。又如金紅墨油，歐美貨，每磅七圓，日貨每基羅七圓四角，他如日貨黃蠟油，白報紙，玻璃紙，雞皮紙……等類，皆製地優良，價錢便宜，這一類日貨，給香港市場的打擊是不太大，可是另一些東西却嚴重的打擊着香港的僑商與廠家。最近有大批名叫「瑾仁布」的日本貨色運港，據說花樣很多，來價每碼在四圓以下，較香港，上海，及廣州布廠所出的花布要便宜許多，這對

香港的走頭行及布廠是極其不利的，又如不久前，傾銷在香港的日本瓷器，製作雖未見精緻，但價錢却比中國瓷器低百分之五十。又因日本的搪瓷器皿到港，就迫得香港搪瓷器皿減底售價，鑄製器皿也在源源而來了，這些貨品不但已經直接打擊了香港工業，更直接打擊了中國工業的香港市場。

在馬來亞一帶，日貨已大大活躍起來了，今年一月間，日本火柴有萬餘隻運到星洲，市價僅十六圓，而當時香港火柴在星洲的市價卻是二十圓，比日貨貴百分之四十，這使香港火柴廠受到很大的損失，又如棉織布疋，日本布價每碼只在六角以下，因為價格低廉，在星洲政府已開放購買的情形下，星洲的商人們紛紛向日本訂貨，並可在市場自由發售，於是星洲市場近來也已顯得極其動盪不安，一般布商深恐這批自由布湧到星洲後，國產布將蒙受鉅創，這當然已直接影響到了香港布廠定單數字的銳減，以致大部份的布廠都不得不減少機

數，許多手織機廠都已停了工。

至於暹羅，荷印等市場亦正受到日貨很大的威脅。

日貨在香港及南洋各地大量的傾銷，同時並已經向中國沿海向我國走私了，去年全年由香港及澳門兩地輸入我國的日本私貨，估計總值約達港幣三億二千六百萬元，這個數字是多麼驚人啊！

今年以來的情形，就更加不同了，麥克阿瑟及美國當局蓄意扶植日本並且為日本貨開拓市場，囑咐中國恢復對日貿易，日貨明來暗來，中國人只有掏錢照顧，做一個長久的忠實顧客。

日貨向我走私，美貨又不斷的大批運來，外貨充溢中國市場，我國喘息圖存的廠商，已受到了嚴重威脅，這搖搖欲墜的中國工業，即將步上死亡的途徑，中國的經濟，民族的前途，該是多麼不堪想像啊！

(五月廿五日寄自廣州)

# 日貨衝入廈門了

(廈門通訊)

司馬夫



是三十六年初夏的時候，

報紙上開始報導關於麥克阿瑟總部決定在去年八月十五日起

恢復日本對外貿易以後，中國人懷着一種很

用走私的方式侵入港穗了，雖然他們還不能昭

明彰著的顯露身份，往往加上「Made in C.」的招牌，可是華南的市場已日見此類的

偽裝品的充斥了。但我們的聰明人起先說：「絕對不會有這類事，即使偶有之，也只有很少

部份走私來的，只要中港緝私協定成立了，這類事絕不會再發現的。然而，事實的答覆是二

三十七年二月開始，日本貨源源的由香港入口

了。於是聰明人們再說：「今後日本工業，不能享受特權，有何可怕？即便是日本貨，因為

美國投資的關係，而作為美國貨，也不是與其他美國貨一樣嗎？」又說：「只要中國安定，

廣大農村沖洗之益重新滋長起來，其原料之多

市場之大，只怕工業來不及發展，實在用不着

擔心日貨，」果然，在「不要和日本爭風吃醋」的口號下，一個月來，日本貨便排山倒海而

來了！

廈門的市場，在戰前和淪陷時期，因為是日人的勢力範圍，日貨之充斥自然是天公地道

極其自然的。勝利後，除了日人造留下的陳物外，一切都絕了蹟。雖然，香港與廣州已給日

貨衝入市場，而且也有過個把刃了，但廈門還是清淨的，主要的原因，廈門人七年來在鐵蹄

下殘喘的心境還在驚悸着，而一般人士對於日貨至少還存有一種敵視性，所以連貼着「Made in Japan」的偽裝品也很少發現。直到五月廿二日發生了一宗日船走私案，始預兆了危機

## 日船走私 預兆危機

天在大損外緝獲日本走私船一艘，將船員貨物俱點交廈門關。走私品，包括有紅白人參，鮑魚，尤魚，干貝，魚翅，汽車零件，紙類，墨水，磁器，針，紅寶石等，其中以人參及干貝佔多數，全部估價國幣數百億元以上，船主馮志發，廣東人，副船主徐丁燦，台灣人，船員下地正幸，大崎正志，平良惠孝，東幸男，下地實忠，均日人……海關決予全部沒收充公，人犯案移法院。

這件消息傳出的第三天，五月二十五日，此間南僑通訊社便發出一條引人驚訝的消息：

關於日貨外銷，已成事實，其所產之棉毛織物，現正向亞洲各工業落後之國家大量傾銷，據本市布業界人士稱：最近由日運港之絨料，已到達多種，計達數萬碼，該批日本絨料，價格廉宜，每碼在港售價十元，美國絨料目前之售價，每碼二十餘元至三十餘元，自日貨據到港埠，整絨料市場，幾被貨控制，英美意等貨，因日貨價廉，致銷路日蹙，遭受嚴重打擊……港德若干人士，以日貨價廉，趨之若鶩。本市與漳泉屬上之布商，西裝店，以及投機商得此消息，爭相赴港大量採辦，近日可能裝配「萬福士」，「湖北」，「豐祥」等輪源運貨，整量達二三千碼，開均以走私方式偷運而來，屆時該貨到港，本市布業市場，恐將受其刺激云。

於是，廈門人震驚了，街頭巷尾，時有議

## 一段插曲 遊行示威

大家都感着過去而不幸的事件，將捲土重來，由於日本太上皇麥克阿瑟辭職，與美國帝國主義的姑息，積極扶植日本，將來所收的效果，中國自然首當其衝，前途何堪設想了！緬懷八年抗戰，中國犧牲之慘重，尚未得到合理的補償，而日本的侵略勢力又復活，中國再度遭受侵略威脅，而臨民族危機，凡是具有血性的中國人，誰個能再忍受下去呢！雖然「政府儘在避重就輕」以求美援的實現。

五月廿八日的下午，天氣陰沉沉，老天洒下了毛毛細雨，冷風刮來，使人還覺得毛骨凜慄，中山公園集合了好幾千名的學生，一條白布橫額額着「反對美帝扶植日本大遊行」，兩個學生高擎着，從婉婉的公園南路，大隊浩浩蕩蕩地前進，每個學生的手裏，執着長方形和三角形的紙旗，滿寫着激烈的標語。沿途男學生高貼着標語和漫畫，女學生提糊糊漿張貼大家非常的興奮，口號是沒有停過空間和時間。「國立廈門大學反對美帝扶植日本搶救民族危機宣言」和兩張列舉政府對日本過予寬容的油印傳單，分向商店，路人遞送。

「抵制日貨」，這個十幾年前曾經悲憤地喊過的口號，不料經過這些年——八年艱苦的抗戰，兩年的勝利——期間不過二年多，我們就又被迫的喊出這悲痛的口號，的確太出人意料了。

王恕吾先生說：「這一代的青年的前半生

然同樣的喊同一的口號，抗戰前主要的情緒是憤恨，現在又來喊這個口號，恐怕就只有悲哀了。抗戰前我們是日本侵略的對象，我們受着經濟，政治，外交，軍事上多方面的侵略，以至於被壓迫出抵貨運動，現在日本已經算是對我們投降了，我們也簽到「五強」之一了，而反過來再來談抵制日貨，又豈只悲哀與慚愧而已！」

京滬各地血熱青年在「悲哀與慚愧」的心情下發出了鐵的吼聲，廈門的國立廈門大學，國立僑師及各公私立中學校學生也高舉「反對美帝扶植日本」的旗幟，大家罷課兩天，集合遊行，以示抗議。

這一次的示威大遊行，在靜寂的廈門，的確是一件罕見的事，要不是當軸們也多少同情於「悲哀與慚愧」，恐怕還是「不准」此「非法活動」呢！要不是日本貨真的已衝近了廈門的市場，一般人也許要說，「學生又要鬧亂子了！」到底事實是隔不了大眾的眼睛。

## 大宗日貨 攤滿街頭

緊跟在遊行示威之後，五月盡頭的日子剛剛撕過，日本貨便開始陸續的在市面上出現，晉江道，海後路，中山路的攤販，不斷出現着玻璃用品，文化用品，陶瓷搪器，鮮艷奪目，標着比較國貨或美貨賤的價目，跌聆着眼睛引誘顧客。中山路，薛元路的海味店，也攤滿上鮑魚，魷魚，翅魚，花菇，元貝等等海味，思明南路，大同路的綢布行，厚絨，薄絨，嗶嘰



，棉布，花格布，都明目張胆地展在玻璃櫃裏  
笑傲價廉。

日本貨衝入廈門市場到底有多少呢？當然  
這是沒有法子去調查清楚，但據某通訊社的調  
查，已經有下列多種：

(一) 文化用品：帆船牌鉛筆，金斧牌鉛  
筆，蝴蝶牌口琴，工程計英尺，新聞紙，打字  
紙，書紙，玻璃紙。

(二) 玻璃用品：水杯，原塊玻璃，電燈  
泡。

(三) 衣着用品：厚絨，薄絨，棉布，花  
格布，嗶嘰，利便靴，運動靴，雨傘。

(四) 海味食品：鮑魚，魷魚，翅魚，元  
貝，花菇，冬菇，味之素。

(五) 陶瓷插器：雙鴨餐碟，而盤，瓷磚  
，杯，壺，碗。

(六) 五金製品：剃刀，剪刀，門鎖，鉛  
水鐵桶。

(七) 其它雜貨：臭丸，樟腦餅，底鈕，  
以及五花八門蹩蹩的玩具。

另據商場消息，通人土稱：廈市某百貨商  
行已向香港定購大批日貨，不日將有桌上電扇  
，白單水盆，汽車內外胎，火柴等品進口。

### 根絕走私 事尚可為

有人說：廈門不是限制外匯嗎？西洋貨的  
進口猶很困難，日本貨要從那裏來呢？這說法  
未免太天真。要知道中國人走私的方法最拿手  
，不但可以由小船偷運，也可從大輪船，交通  
機「秘密公開」運來呢！而且像海軍軍用艦的

「福星」艦也大量的作着走私生意，你有什麼  
法子叫日本貨不源源而來呢！

一位海味商對記者說：本市海味的產銷，  
本來是脆弱的，日貨如果大量衝進來，一般土  
產海味，將受極大的打擊。比如魷魚一項來說  
，依然目前市價比較，日本排魷和本地排魷相  
差的數額為一比三左右，這將叫我們如何傾銷  
土產，又將叫土產如何出產呢！

其實，這種情形不僅是海味如此，其他有  
關商業和民族工業也是如此，本來已經災難重  
重的民營工業，現在再加上日本貨的傾銷，而  
日貨的價格又比較本地所出產的貨物低廉，在

## 反扶日運動在滬開端

「上海通訊」

日本，五月，學生

日本，五月，學生，似乎結上了不解的姻緣；由  
日本，往往使人連想到「五三」「五四」「五七」  
「五九」「五國」給予中國的壓迫和恥辱；尤其「五四」  
，中國學生爲了反對北洋政府賣國喪權，日本侵略  
的陰謀，第一次舉起了愛國的大旗，在中國歷史上寫  
下光輝的一頁，替中國學生運動開闢了一條康莊的大  
道。

學生們永遠不會忘記五四，更不會忘記五四所留  
下來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雙重任務。勝利兩年來，  
我們六十年來的敵人，又在盟邦美國縱容與扶植下，  
日本法西斯又在躍躍欲試的了。而隨着這新的民族危  
機，政府因爲有他自己的想法可是，一直沒有明確的

這種內煎外迫情形之下，其所受的慘重打擊  
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不過，還可喜的事，現在做日本生意的都  
還沒有與官方有直接發生關係，也還受着外匯  
的限制，不能公開進口，只是一些貪圖厚利，  
不顧國家利益喪盡廉恥的奸商向香港灘頭零購  
走私而已，只要我政府當局能切實禁止日貨進  
口，根絕走私，這個問題便很容易解決的。所  
以一般正當商人，甚望政府能及早解救這危機  
，那麼，「抵制日貨」的口號便無需再喊了，  
至少在廈門這個地方。

白 堤

表示，學生他們是難予緘默在五四的紀念會上，  
地的學生都已提出了「反扶日」鮮明愛國的口號，喊  
出了全人民衷心的願望。同時由于五四與二九學生  
抗日運動，證明了學生是有力量，學生的團結力量  
與全國各階層人士力量匯合在一起，對於中國歷史發  
展是具有決定性的。

各個學校紛紛組織「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搶救民族  
危機委員會」，表示自己的愛國熱忱和反扶日的嚴正  
主張，喚起全國學生與全國人民對此問題的重視；并  
進行組織「上海市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法西斯搶救  
民族危機聯合會」，將各學校反扶日的單位統一在這  
面大旗下，發揮出團結的力量來。

檢閱自己的隊伍

五月二十二日，上海一〇二個大中學學校學生，在

交通大學新建的民主廣場上，曾舉行一個盛大的紀念「五，二〇」與上海學聯成立一週年的集會。

「五，二〇」那天是在陰雨霏霏中過的，二十二日雖然放了晴，但天色還是陰沉沉的。那天下午兩點鐘起，徐家匯交大的門口就熙熙攘攘熱鬧起來，各個學校高舉着各種各色的慢畫，標語，畫像(被捕學生)，從不同的角落，乘車或者步行大隊地參加。交大門口兩牆貼有二丈方的反扶日慢畫，正中挂着一團結起來反迫害爭自由反扶日爭解放」的巨幅橫匾。校園的四周貼滿反扶日與反迫害的史料，照片，慢畫；被迫改用油印的「學生報」又第一次以鉛印的面貌和讀者見面。學聯的紀念書籤和交大自治會學術股編印的反扶日特輯均受到熱烈的歡迎。大會前一段時間，學生快活地學唱「反扶日」歌。

六點四十分，大會開始，上海學聯在開幕詞里，指出「五二〇」運動的意義，「學生在過去，現在和將來，永遠堅決地站在人民的最前線，鬥爭到底，絕不中途妥協後退」一年來，上海學聯，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領導全上海同學和全國同學全國人民在一起作着最艱苦的鬥爭，先後發起保障人權，救飢救寒，抗議九龍地教民族危機，申援同濟同學反迫害等等的運動。「南京學聯給上海學聯成立一周年的賀電是：「你是燈塔，我們將永遠跟着你走」。華北學聯說：「面對新的民族危機，要繼承五

二〇光榮傳統反對美國扶日，在新的五月裏，擔負起新的任務了。」世界學聯說：「在民主鬥爭的運動裏，唯有團結才是力量，中國學生們，全世界的學生在看着你們！」。學聯在全國鼓掌歡呼聲中，接受了上海各校的獻旗。交大，幼專，女師代表更悲憤地控訴了最近所受的迫害。

當「中國學聯」的大旗，在「主席台正中掛起時，台下一陣鼓掌一陣擁護聲，常上海學聯的旗，也悠揚地升起時，一萬五千個喉嚨高聲唱着聯歌：「你是燈塔，我們永遠跟着你走；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勇敢的中國學生軍，你是核心，你是方向，我們永遠跟着你，中國一定解放！我們永遠跟着你走，中國一定解放！」一連唱過三遍「大行遊」是個新鮮的節目，學生在這里「檢閱自己的力量，整頓自己的隊伍準備迎接明天的戰鬥！」大隊由交大，約大領導，六人一排沿着跑道，于鼓號聲中開始。行進主席台時，向學聯旗行致敬禮。全部行列共費去一小時時間，學聯的歌聲響徹雲天，在極度高漲的情緒完成這新節目。

我們只有一個祖國呀

「從五二〇到五二〇」的百人大合唱，中華工商「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大朗誦之後，約大教授陳仁炳在學生歡迎鼓掌下，作簡短有力的演說他的演詞，數度被繼續不斷的掌聲停頓下來。他說：「今天這個集會有兩個重心，兩個方

目標——反迫害與反扶日，其實，這祇是一個目標；反法西斯。我們在這里反扶日，就是避免我們以及我們子子孫孫再遭受日本法西斯的迫害。反迫害，不過是反對我們國產的法西斯我們要反對國內外法西斯的復活與國內外法西斯的迫害。因為我們祇有一個目標：就是從現在的世界徹底消滅法西斯殘餘！」

「現在日本法西斯已在美國的扶植下復興了，我們要抗議！因我們的行動，和我們的團結力量來抗議，我們要團結，爲了什麼？」他具體地指示給學生

「第一：爲了世界和平的理想，我們要團結；我們反對的是美帝國主義；而不是廣大愛好和平的美國人民我們反對目前美國反動政策，正爲了愛護美國人民，愛護羅斯福四大自由理想，愛護威爾基天下一家的理想，我們要向華素士看齊！」

「第二：爲了保衛中華民族，我們要團結，因爲我們祇有一個祖國是我們們的！「大鼓聲」誰說我們學生不愛民主，不愛祖國，這是對我們最大的誣蔑！」

「第三，爲了我們受難的同胞，我們要團結，我們要爲他們創造一個新的，自由民主的中國，從學生團結到人民去，建立真正的民主中國，因爲只有民主的中國，才有獨立外交，不會有奴才也不需要奴才，沒有奴才產生的可能！」

來，對中國忠誠了先要對學生忠誠。對學聯忠誠，先要對自己忠誠！今天你們回去，就要開始充實自己，更堅強地團結起來！」

一、入坐牢，萬人入獄。

交大「勝利舞」反映了在美國扶植下復活的日本法西斯，捲土重來，侵害中國，但在中國人民的團結力量下粉碎了他的陰謀毒計。學聯號召：

「一，迫害從那里開始，鬥爭就在哪里爆發，堅決反擊毫不猶豫。二，紅帽子政策，揭穿他。三，特務打人，抓住他。四，軍警無理逮捕，拒絕他。五，無理開除，支持被開除同學繼續上課。六，一人坐牢，萬人入獄。主席正式報告單位人數統計，今天到學校單位一二〇個共一萬五千人。受到熱烈的歡呼

「反扶日聯」生動地報告，兩年來日帝復活，對於中國民族獨立的危害，新的「九一八」與「七七」危機已一天天逼近了，上海學生要做到：

「一，在十天內完成十萬人的簽名運動，二，用各種方式開師生員工發展開宣傳，成立全校性的愛國組織，三，用一切力量支援滬港及全國各地學生，民族工商業和一切愛國人士的愛國運動，」散會前，大會一致歡呼通過命名交大廣場與民主廣場，紀念上海學生兩年來愛國民主運動，慶祝以及「五二〇」學聯成立一週年紀念。

十萬人簽名反扶日

二十三日，各學校普遍展開十萬

人簽名反扶日運動。要求實行：「一，採取有效辦法阻止扶日政策；二，沒收走私日貨，停止上海南島鐵砂原料輸日，禁止日本在我國領海捕魚。三，解散日本海上保安廳，反對扶日變相保留和訓練陸軍。四，反對任用崗村寧次為顧問，反對任命內干城等戰犯開發廣東及海南島，逮捕並公審一切日本戰犯。五，撤換駐日代表團，嚴懲中日友好協會的發起人和主持人六，迅速由中蘇英美召開對日和會，終止美國單獨管制日本，保証日本法西斯侵略勢力不能復活，履行日本賠償中國人民損失的義務。」

反扶日愛國熱潮，衝蕩了每個學校，民主牆上貼滿驚心怵目的漫畫，標語，壁報統計宣言舉辦民族展覽會，召開扶日座談會，敦請教授專家演講對日問題。繼約大學生會之後復旦與法學院亦舉行了對日問題民意測驗，參加測驗的一千六百三十三份中，認為「美國扶日政策決非復活日國武裝侵略勢力」，而是為了使他們可以靠生產來養活自己「胡適語」的四十三人，認為「美國對日政策成爲工業國，絕不會再武裝侵略」，「日本復興也不能威脅中國的工業建設」(爲劉子健語)的十五人認爲美國是化敵爲友以爲日本侵略基石，進而強占亞洲市場奴役遠東人民的一四九一人無意見六十四人，一四九三人反對「資本美國工業日本，農業中國。」政策此外組織許多小隊到各大中學從事宣傳。

### 反扶日也是罪嗎？

在這一片反扶日愛國運動中的另一方面，有的學生似乎採的消極態度，有些甚至動起武來。如光華，美專，上法都有打人的事情發生。

光華大學的扶日宣言壁報，在二十六日被撕毀有些學生出而阻止。竟遭凶毆，且來勢洶洶衝入宿舍，追打反扶日會負責人。事後又逼到市立第四醫院毒打受傷學生。而校方秘書當場目睹，均未能阻止暴行，僅於事後以記大過二次，留校察看了事，但這些學生意猶未盡，在二十七日上午繼續在校內滋事，該校學生忍無可忍，大多數簽名，要求校方開除兇手，保障教育自由，言論自由，保障同學身體安全。

同日，上海美專因反扶日問題，五位學生被打受傷。二十五日該校發現所謂「上海美專籌建會」的文告，反扶日爲「共匪策動，應予「戕」滅「亂」黨云云。許多學生軍情激昂要求自治會召集全體大會表示態度，自治會並依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駁斥。次日，二次會員開會，函請反對者到會辯論，但反對者未到，全體大會最後通過查封無理文告。在午膳時反對者特種學生五人突然返校，即將封條及反扶日壁報等撕毀，自治會幹事前往質問，即遭毆打輕傷十餘人，此時警局之警備車忽載來武裝警察數十人包圍學校，捕去自治會幹事等五人。學生情緒益爲憤慨，當即召開「上

海美專人權保障委員會」要求校方懲兇，保障安全。

### 當局的態度

由「反扶日」引起的事件，無疑受到政府當局的注意。二十九日，「中央」與「和平」各報都登有「共匪又圖煽動學潮，貫徹六三暴動陰謀」。中央社消息說：「最近各地學潮迭起，其對治安秩序影響至巨，茲經本市治安當局破獲中共中央地下工作計劃，計：(一)藉反扶日，反迫害口號煽動學潮；(二)以反對國民黨賣國爲藉口，破壞民衆對政府信心。(三)在「六二」前完成罷課準備，以遊行舉動達其擾亂治安陰謀。……本市衛戍當局，已對學潮發

# 反扶日運動在滬展開

(上海通訊)

白湜

展予以密切注意，如共匪職業學生再圖暴動，本部等以保障四百萬市民安全，決取斷然處置，按照破獲「共匪名單，逮捕法辦……，望我多數學生從速幡然悔悟，勿受奸匪利用，否則……」此外，吳市長並召集專科以上校長緊急會議，討論對策；一方面要各校長疏導學生，必要時勿予姑息。一方面由各校長發動教授署名聯合宣言表示態度。由一月來反扶日運動的過程來看，這次學生運動總趨勢還要向前發展的，至會達到什麼地步，是誰也不能逆料的，但今天已是五月最後一天，多事的五月總算過去，六月如何？容待事實作答。(五三十一寄)

反扶日運動經過了半月來的衝擊，蕩漾，這滔滔的溪流。竟匯合成洶湧澎湃的洪流；由反對美國扶助日本復興，牽連政府對這次學生運動的態度，以及美國直接間接對這學生的干涉和阻撓，結果招致學生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學生運動的口號；其關聯方面的範圍與深度，都是這次學生運動所未會有的。

### 上法事件和市府聲援

繼光華，美專之後，上海法學院也發生了同樣的毆打，逮捕事件。三十日，接着慶祝新院長潘鳳儀就職董事長及

錢新之任職二十周年紀念會，上法反扶日會主辦的「民族展覽會」在二十一日下午三時遭特種學生糾衆搗亂，撕毀展覽會的漫畫，壁報，動手毆打在場負責人事後各學生團體代表召集會議，請求校方保障安全，會議進行到六時，突有數十種人手持手槍，木棍，鐵尺，釘棒，闖入學校，衝入會場，肆意毆擊。當有學生陳文瑞等十數人受傷學生茹哲甫且從三樓被人擲下，受傷很重，而警局之警備車，武裝警士也於這時到達學校，逮捕受傷學生茹哲甫等三人，臨行時撕去漫畫四幅，壁報一張。

市府對這件事亦異常重視，特在六月二日下午邀請本市各機關首長；大學校長會談，參觀搜去的上法漫一壁報；談話會上法新院長褚鳳儀証實有校外人士進入毆打要求澈查；光華校長朱經農希望：「以後政府抓人時，最好由學校處理，不能由學生自己動手抓人，否則學校不易管理」。宣鐵吾司令，認為這次互毆事件，是由于愛國學生激于義憤而毆打職業學生；具體指出國立四大學，和大多私立大學都有共匪潛伏，政府一定要嚴辦。徐寄頤以校董資格，發言不惜解散學校。滬江校長凌憲揚報告滬大管理學生的方法。方治主委明白指出：「反扶日」是共匪陰謀；對美國念公好義，表示衷心的感激。吳市長歸納四點，復就四個認識前提，提出四項辦法：要學校嚴格管理學生活動，必要時得請警局協助辦理。今後，不但對共匪職業學生予以嚴厲制裁，即那些為共匪學生喊冤同情的也一樣嚴辦。

同日，上法被捕學生以共匪嫌疑，移送特種刑事法庭。

學運在約大

上法事件的同时，約大學生因為參加反扶日運動，而牽涉到學校本身以及美方的態度。受到各方面的重視。

聖約翰大學，四十年來是國內聞名的美國教會所辦的貴族私立學校，在一般人心目中，或許還把他認作「買辦」，「洋奴」的學校的；像去年「抗暴」

，「五月學潮」，全個各個學校搞得轟轟烈烈的時候，約大連一絲風浪也沒有。但約大的圍牆儘管高厚究竟阻不住時代洪流衝擊。

「于子三事件」約大第一次罷了課。「抗議九龍事件搶救民族危機」運動中，約大才露出鋒芒，她的堅決新的姿態和交代，同濟領導連二萬五千人的示威大遊行。一二九同濟事件，約大也響應的。去年寒假校方在美教會一不惜解散學校」恐嚇和壓迫下，將學生會幹事七人予以停學處分。美方第一次干涉約大學生的學運。原因是約大學生會太活動，參加了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喊出了「搶救民族危機」，「打倒英美帝國主義」的口號。

雖說校方在開學前，想用「調查表」方法，取消學生會，但在大多數學生要求民主的呼聲裏，產生了新的學生會許多學會如雨後春筍似的成立。為了紀念「五四」，五月三日約大舉辦了一次空前的文藝晚會，到會的達四千多人。學生會為着使師生認識日本問題，舉行一次師生民意測驗，同時在十八日召集了「對日問題」的師生座談會，結論一致認為美國是在扶植日本法西斯復興，結果首先遭害的是中國；民意測驗的效果很圓滿，參加的師生踴躍，証明絕大多數學生是反對美國助日復興的。二十三日上海萬五千人「五一二〇」紀念會，有不少約大學生參加，并為主席團之一。二十五日學生會的民族展覽會，

參的觀各界人士中學生很多。為使後至者有機會觀光，展覽會又延長了二天。三十一日「五卅」紀念會，通過重重困難，仍順利地召開了；無疑地從約大學生是這次，反扶日運動中很有為的一支隊伍。或許也因此受到另一方面的嫉視和壓力。

為祖國而奮鬥

由學生反美扶日運動起，上海美方面就表示出他們的重視和憤怒，表現最明顯的是「大美晚報」有關這次運動的報導的社論。二十六日該報報導中認為：約大師生不應該和其他學生一樣受「惡毒宣傳」愚弄而反美，竟想不到約大：「(一)是此次上海學生反美運動中心，策動各校學生反美。(三)約大教授在學生反美會上演說，煽動學生反美」

次日，美駐滬總領事葛柏德，拜訪徐羽輝校長，秘密會談的消息，更加激憤了約大學生的情緒，他們遂決定：要求校方公佈葛氏來訪談話內容，于二十九日招待中外記者，反駁「大美晚報」的「無恥誣蔑」，說約大師生是中國人，中國人是愛他祖國的；反美扶日，絕非反美。同日，約大校務會議通過：處罰違反校規的學生，六月二日約大學生會主席史久餘，聯絡部長陳文涵(女)接到校方停學一年的通知，理由是「觸犯校規」，校方正式佈告：依緊急校務會議議決，從三日起至八日停課，九日起大考，晚間，學生團體亦召集緊急會議，會場空氣非常緊張，鄭重表示：(一)

(一)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學生運動。(二)反對美籍教授干涉學校行政。(三)反對校方突然停課的決定，(四)要求校方收回停學二學生的成命。事勢演變的結果，清楚顯示學生和美方嚴重對立的狀態。該校徐羽輝校長感覺應付困難，祇好在三日上午向校董會提出辭呈。那天上午原擬召開的學生大會，因有人搗亂，沒有開成，事後幾個學會幹事，遭人圍毆，中午被停學的學生史久餘，陳文涵被特種學生推出校門，出兆豐公園，由預先埋伏的數十打手毒打。

至於徐校長辭職問題，校董會以董事長顏惠慶離滬，暫不決定；校董執行委員會令校務執委會負責處理。學生方面在學生會告社會人士同學家長書裏要求：(一)要求校方立即復課，以保障二千學生的學業，(二)要求徐校長復職，獨立處理校政。(三)請校方收回處分兩同學的成命。可是到四日仍無具體結果，約大學生乃與各校學生一道參加「六五」大遊行。

「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學生運動」

在全國學生反美扶日情緒高聲聲中，美方一舉一動都很容易招致意外的激動。而令人遺憾的是美國駐華當局的大使和總領事，以及其代言人都沒有領會到這一點，本質上漠視歪曲了學生運動的作用。

在連日的不正確的報導和爭論之後

二十六日大美晚報社論以「學生反美」為題，首先就說，學生反扶日一明確暴露了共黨的影響。認為他們的理想已被引入歧途。中國學生對於美國扶日的認識是錯誤了，根本不應該反對的。而一中國不是正應該因此加強集中自己的力量從事自力更生」更刺激了每個學生的情感。三十一日，葛柏德美國陣亡將士大會上的演說，更在如火如荼的反扶日學生運動的火炎里，澆了大大的一桶汽油，他認為反扶日的一反美一運動是一另一專制國家一惡毒宣傳一領導者，「這些學生的領導者乃來自受到美持的各國大學一真是不應該，否認了美國扶日的爭實。尤其使人驚異，竟把學生認為忘恩負義，露骨地以停止援華有關的事件，更為激怒了學生他們要求行動表示。

六月四日，參加「上海學生反扶日聯」的一百二十大中學，遂決定於五日舉行一反扶日一大示威，預備向美駐滬總領事致抗議書，並以「反對美國扶助日本復興一和「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學生運動」作示威的兩大口號。

恐怖的一六五一：包圍，毆打，逮捕

一六五一的上海，恐怖的緊張的程度和去年全國一六二一般，警備司令部出動了上萬的軍警，吉普車，馬隊，警備車，飛行堡壘，和全滬各校的特種學生。從早晨天還未亮，黑憤憤中起，開始出動，到夜間為止，包圍着各個大學和外灘。飛行堡壘，警備車來往飛馳，嗚嗚地慘叫，和的的馬蹄聲將整個城市看在一派恐怖氣氛當中。

「民主堡壘」的約大，校方布告和告學生，中止遊行的計劃，并稜校長勸

各系主任單獨出通告：如果學生堅持出外，決「全體引退」。系科代表大會為此召開緊急會議，經考慮後仍主遊行，而這時包圍軍警陸續增加達千人左右，遊行隊伍只好退回，在校內遊行一周後解散。而學校四周軍警仍未撤退，學生乃利用麥克風宣傳「反扶日」，「反對壓制愛國運動」。復且大學參加遊行學生，于下午一時準備出發，大門卻被軍警封鎖，學生偷偷地從後門走出，但到江灣大八字亦被軍警包圍，僵持一小時後，退回學校，在登輝堂開會後解散。中華工商專科學生出發前，學校所在地朱葆三路兩端被軍警層層包圍，幾次衝出封鎖線都沒有成功。同濟大學各院亦同樣遭受嚴密監視。

大夏大學上午即遭軍警封鎖，下午集合的學生被特種學生率領大批打手入校，撕毀反扶日標語，漫罵，大打出手，抓去受傷學生周同英等十餘人。光華大學與上海美專學生為了反扶日，第二次被打，這天兩校四周都有軍警，下午即有打手入校毆打學生，並有受傷學生數人被捕。

外灘緊張的一幕

江西路的美國總領事館和鄰近的市政府，都架着四挺機關槍，由許多軍警保護着，附近多通均因戒嚴宣告斷絕。

聖約翰大學，震且，女師，上中；十餘校學生在下午一時起，化零為整的漸漸地在在外灘集中，人數達到四千多，他們正等着交大復旦的隊伍，以便一起到美領事館示威抗議書；可是警備當局以最快速度調集了比學生更多的武裝，和飛行堡壘，警備車，團圍地把學生好幾層的包圍着。這時，烈日當空，柏油馬路人羣聚集熱哄哄的，學生

手挽手地圍成肉牆，乾着喉嚨叫「反扶日」歌，喊口號：「日本漁輪已到長江口」，「聯合警察一起反對美國扶植日本」以及「中國軍民八年浴血抗戰為了誰？」等等。

下午三點鐘，各個學校特種學生都在軍警協助下，逮捕各個學校的學生，一個一個押上警備車，當即逮捕了十五人，其中有個同濟附中的學生，在從外灘公園押上警備車時，乘人不備備跳江自殺，經押解軍警命令划子救撈後，滿身濕淋淋地，仍押上警備車。

馬隊，憲警仍在不斷增多，太陽餘輝照着黃浦江和外灘上，閃閃發光的槍刺五時十分突然由附近傳來幾聲爆炸聲，把建築屋的玻璃震動得格格作響，有者竟嘩喇嘩喇的跌下來，天上一股濃烟直冒，一時全城恐怖到極點，各店戶紛紛兵兵打打，外灘更是緊張萬分，誰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經這消防證明是失火，出動救火車後，軍警開才命學生散開，再把學生分二十人一批拉出來，由該校特種學生辨認，有嫌疑的立即逮捕其餘隨即解散，五分鐘一批，一批眼一批，這工作到七時完畢。學生放完了，軍警士才和被捕學生一起撤走，緊張的一幕才告結束。

關於這次反扶日遊行，吳市長和宣司令在五日下午五時聯合招待記者會上，一齊認為是共匪職業學生搞的，目的在「乘機滋事，擾亂治安。同時報告當

天處理事件的辦法和經過。宣佈已鑿幽交大當局提出七點，詢問系科代表大會決定遊行的本市各一百二十個團體聯合決定的情形，並表示：如該校無圓滿答覆，「當局運行處理」。六日警察局發表：昨天逮捕的五十四人中，除了嫌疑較輕者四十四人已交保釋放外，其餘十人以情節重大予以扣留，移送特種法庭。

這不是最後

司徒大使的聲明和南京記者招待會的答案，顯示美方對於這件態度和看法。我們從字里間看不出有任何改變的徵象，其在中國各方面的反感，也並沒有因王外長的聲明，能有所廓清；或者寧可說是愈加深沉吧！學生的反扶日運動也並沒有停止；因此教育部朱部長，青年部鄭副部長聯袂來滬，都說明了當局也正努力對付這椿事。

記者執筆至此，又看到吳市長一再催促交大函復所詢七點的回信，與交大學生聯合華北各校九日總罷的消息；在這騷動後的平靜里，可能又引起一番波動。燕大校務長的不干涉學生自由和辭職的傳說，是否和反扶日運動有關呢？是不是會有約大的華北版出現？與二二九一運動的重演？凡此都是目前關心時局的人所深深注意着的。

事實告訴我們：這不是最後，還只是開端！

(六月九日六時)



# 司徒雷登的威！

張奚若

司徒雷登六月四日針對「反美扶日運動」發表了一篇聲明，此舉一方面是很不幸，另一方面却因此使我們認識司徒雷登究竟是一個人。

司徒原是燕京大學的校務長，在中國辦了好少年教育，給人的印象還好，美國政府就利用他同中國社會的這點關係，派他做了大使。

兩年來，一般人以為執行美國帝國主義政策是國務院的事，司徒是中國的朋友，與他無關。而這次却給了我們一個證明：司徒雷登與其他執行美帝國主義政策的人是完一樣的。有些人對司徒的幻想，從此可以一掃而空了。

司徒雷登在中國，似乎有三重人格；第一他是美帝國主義駐華的執行人或監視人。第三他是一個大使

，一個外交官。但事實告訴我們在很多地方，他都是以第一種姿態出現的。譬如他曾批評過中國政府太貪污，無能，不民主；固然這些都是事實，但在大使地位上說出這些話，未免太沒有外交禮貌了。這當然很污蔑的是以太上政府代表的資格說的，同魏德邁亞，赫爾利的表現並無差異。再如他又教訓地說過：中國的知識份子不應該消極地批評政府，而應積極地幫助政府。自然有些知識份子樂於領受這些教訓的，但這種作法實在是超過了大使的資格。

第三，司徒雷登又常以「中國友人」的姿態現身。因為在中國辦了多年學校，他以為對中國學生很瞭解，很同情；對中國人民很友善；多少年來，司徒都是以「中國友人」這個招牌翻的。但這次他的聲明，却無意中說出了老實話，把他的本來面貌表露得無遺。從這個聲明我們得到了兩點證明：（一）司徒雷登並不是中國友人，更不了解中國學生。（二）當中國與美帝國主義者利害衝突時，當然美國第一，非讓中國聽美國人的話不可，不然，你或準備接受不幸的後果！若是完全站在美帝國主義者的立場，大使這話當然是一點也沒有錯。從前我們聽慣了英國人和日本人這一套，我們一點也不驚怪。不過在「中國友人」的立場上，那就說不通了。了解中國，為什麼不了解中國人反對美國過分地扶植日本，反對日本侵略勢力的復活？中國人八年抗戰，受了多麼大的犧牲，為的是什麼？司徒又常自鳴得意地說他了解中國學生，而他這次竟以中國下流官僚的口吻誣罵學生的反美扶日愛國運動，是受人利用，是欺騙，是有陰謀，是不愛國。甚至還說：「對余之所言如不同意，則諸君必須準備承受行動之結果」。又云：「如仍繼續進行，可能招致不幸之結果」。這都是不折不扣的威脅，由此可以窺見他的第一重人格——太上政府的欽差，美在中國執行人——的猙獰面目。總之，這些話絕不

不像是了解中國的朋友說的，更不像是中國辦了許多年教育真正了解中國學生的人說的這充分表明了他只是以帝國主義政府代言人的資格和腦筋說的。

司徒雷登這篇聲明，完全是出以教訓的口氣，他根本無理由，也沒有資格教訓中國學生，（這只是帝國主義者目的妄尊大的表示）。這些話不但學生不服，年紀大的人也認為是豈有此理。他的許多朋友都為他惋惜。

現在我們再看看這篇聲明的另一部分內容：

司徒雷登說美國並沒有過分地扶植日本，這不能由他單方面說有或沒有，他講「事實」，我們也講事實，而且我們所講的事實，他是無法不承認的。

第二，我們要指出，現在處置日本的一切都是由美國人一手包辦的。就解除軍備，管制，賠償，懲罰戰犯無論那一方面說，都沒有得到最高決策的遠東委員會的同意，都是由美國人獨斷獨行的。譬如折毀日本戰時工業，請問你是按照什麼標準去折毀？不說辦得不對，即就是辦得對我們也有理由反對。麥克阿瑟既不按照盟國最高決策機關遠東委員會的決議，又不接受盟國管制委員會的建議，一切都是獨斷獨行，中國當然可以批評，可以反對。因為一旦日本軍閥財閥勢力復活了，首先受其害者便是中國，中國又焉得不反對。其實，反對美國這種一意孤行的作風的，豈止中國一國，蘇聯，澳大利亞，英國又何嘗不反對？中國因抗戰損失最大，而且又距離最近，當然更有反對的理由。就是美國人也何嘗不反對？政治家如華萊士，新聞記者如康德和阿諾德，著名刊物如紐約民族雜誌和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不過是幾個最顯著的例子罷！

司徒雷登又說不能讓日本人餓死，而「必須恢復日本之經濟至日人能以自給之程度，蓋無人能期望美國賦稅之擔負者，無限期支付日人之費用也」。帝國並無意讓日本餓死，也沒有叫美國納稅負擔，你



